

## 【董荀/曹荀】东方将白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39815223)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39815223>.

Rating:	<a href="#">Explicit</a>
Archive Warning:	<a href="#">Rape/Non-Con</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三国历史   Three Kingdoms History RPF</a>
Relationship:	<a href="#">Cao Cao   Cao Mengde/Xun Yu   Xun Wenruo</a> <a href="#">曹荀 - Relationship</a> , <a href="#">ALL 荀, 董荀</a>
Character:	<a href="#">曹操</a> , <a href="#">荀彧</a> , <a href="#">董卓</a>
Additional Tags:	<a href="#">H文</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2-06-22 Words: 9416

## 【董荀/曹荀】东方将白

by [yunshannn](#)

### Summary

黑暗系崩坏恶趣味脑洞，纯洁的粉就不要点进来了，作者就是生活无聊来写点不一样的天雷剧情，寻找各种不合情理的可能性。前半段董荀黑暗，后半段曹荀拯救，为啥不能一路黑到底，因为……黑不下去了=L=

有了这么黑暗的衬托，才显得曹操多么靠谱（遁）。至于内容涉及很多每咸内容，请点击一下文本食用，若对本文产生任何不良反应，可以看看作者纯良的《建安列异传》《归去来》《万岁吉利》治愈一下受伤的心灵。

再次提醒，没有带好装备不要轻易单挑BOSS，好歹绑定个治疗是吧？

### Notes

存档

### 【上篇】

我认得你。

荀彧心里一惊，却依然保持着礼节上的矜持无可挑剔地跪伏在殿中没有抬头对视董卓。董卓眼中有那么点兴味，半身支在隐几上坐姿愈发随便了。他笑道，好歹我也是在颍川出生的，我们算半个老乡。

荀彧不敢“高攀”这话，又不能不回答，只得含糊应是。

董卓左看看右瞧瞧，觉得距离太远真是不利于沟通，他都得靠猜荀彧话里头的意思才能继续聊天。说是聊天，其实也是董卓的一厢情愿，所有的对话全靠他自言自语，因为荀彧只在其中穿插了“是”或者“不曾听闻”又或者“不敢妄言”。

他们之间，真的乏善可陈。

董卓想了想，又提及了征辟荀爽入京、召荀攸为黄门侍郎的事，企图拉近点距离，但似乎并不奏效，荀彧还是那么冷淡。董卓抚抚额头，都说珠宝与华服是猎取女人芳心的必要手段之一，那么征服一个男人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权力了。你看反思还是有用的，董卓终于醒悟到他把春药下错了人，封官加爵都给了荀彧亲戚，等于把春药下在别人身上，这他妈管用才是不可思议吧？

那你想要当什么官？董卓知错就改，诚心诚意地问荀彧，好像雒阳的官跟白菜萝卜似的随便挑，看中哪个坑就给你挪到哪个坑。可惜惨无人道的现实恰恰如此，当然雒阳的官比白菜还是贵了不止一点的。

荀彧深吸了一口气，吐字清晰道，请准我辞官。

什么？董卓简直不敢相信，虽然这回明明听清楚了却还是迫于惯性需要再反问一句。荀彧又严肃地回答了一遍，终于激起了他的愤怒。衣袖摆动间，那好好的隐几就翻了好几个跟头，直接砸到墙上去了。

听到剧烈的动静，荀彧才缓缓抬起头望着董卓，眸子中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董卓暗哂，紧张有什么用，你该害怕才对。其实害怕也没什么用，因为接下来的事不管你害不害怕，他都不打算停下。他估计荀彧这么个清白朴素的背景是不会知道很多荒诞隐秘的宫闱趣事，把一无所知的人慢慢浸到臭不可闻的染缸里，将会呈现出如何绚丽的颜色呢？

要论汉室宫闱的荒诞秽乱，董卓那点本事充其量也就是个学生，但学生有学生的优势，就是肯学肯做嘛，偏偏这方面董卓非常虚心和优秀。他恶狠狠扯着荀彧的衣襟宣告，我不准，你休想踏出雒阳城半步。

本来在天子禁中这种严肃的办公场所里不适合做些被人口诛笔伐的事，可方才说了，董卓在骄奢淫逸上比较有天赋和无可匹敌的胆量，也就是要脸的时候还能装装样子，不要脸的时候真的你都不知道禽兽两个字原来也能这么画。

显然此刻，董卓已经不要脸了。

那既然变成了禽兽，就自然要抖露一下禽兽的可怖之处来才能彰显威风。董卓故意捏着荀彧的下巴打量，这种方式满足了某种不可言说的自尊心，他越看越觉得自己会挑人，这青山秀眉，秋水双眸，朝廷里可再找不出第二个这般好模样的男人来，就算有般皮囊也没这人的锦心绣肠。

董卓继续不怀好意地往下摸，一个松懈被荀彧猛一脚踹开了，在他倒地的刹那看到荀彧已经冲出了门外。

真是可惜。董卓叹道，不过没关系。

当天，董卓就驳了荀彧的辞官要求，并且下了一道新的任命，让荀彧补个空缺放出去当亢父令。

荀彧看都没看一眼这任命，匆匆收拾了贴身之物便差人备车马准备趁夜离去。失算的是董卓真不会写廉耻二字，都被这么硬邦邦地拒绝了还锲而不舍地追过来，甚至想出了个阴招叫人过来套了个麻袋把人直接绑去相国府了。所有相关人员都悄悄灭了口，对外口径是荀彧离京赴任去了，到时候荀家来找人说一句可能路上遇了匪寇就搪塞过去了。

相国府新圈了个后院，收拾得红绡缠柱红烛高照看得还以为有什么大喜。董卓当场就不太高兴，有谁见过大喜的时候是套着麻袋被搁在床榻上的？但他解开麻袋绳子的那刻还是又激动又欢喜的，仿佛真像是在入洞房，脱荀彧衣服的时候，又像是在剥竹笋，那白晰光滑的皮肉沾了水气便是春笋挂露。

董卓现在正是胃口大开，张牙就是啃，从锁骨一路啃到胸间的两点乳尖，他一边啃一边想这人怎么会这么香，别的女人身上的香是透过脂粉渗出来的，而这个的人香竟像是从骨头里散发出来的。等到他摸到荀彧翘挺而有弹性的屁股时突然停下了手，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而是他听到了底下的人说了一句话。

荀彧颤抖着身体羞愤道，你杀了我吧。

董卓忍不住笑了，这话他时常听到，宫里的女人说过，外头抢来的女人也说过。他残忍地笑道，等我做完了，你想死便去死吧。

这是一句真心实意的话。因为玩弄了一个士子如果不及时处理是个很大的麻烦，如果这个人自己了结了那就省下很多麻烦了。他知道荀彧不会去死。不是怕死，而是一个人如果心里有光，是可以卑微地活着直到黎明降临。

荀彧心里有光，那光照着汉室十三州。

而董卓想一盏一盏地掐灭它。

他把荀彧双手绑在榻前的扶栏上，然后摁着荀彧的脖子分开腿兴奋地挺枪插入了紧涩的洞穴。荀彧痛叫一声，过度挣扎的结果是手腕被缎绳磨得通红。太逼仄了，又不够湿润。董卓无奈地退出来，掏出准备好的脂膏往洞里抹去，还十分好心地塞了颗助兴的药丸，怕荀彧受不住晕过去。

这种事，还是两情相悦的为好，哪怕是假的。

董卓急切地想发泄出自己忍耐多日的欲望，他入京废帝立新帝封了郿侯做了相国总觉得哪里有些空缺，直到他看到荀彧，心痒了，原来缺点刺激，权力之外的归于原始本能的刺激。想要便不计后果地去做，发生在孩子身上至多是个淘气的，发生在年过半百的董卓身上那便是祸害，祸害别人的那种祸害。

董卓再次进入到荀彧的身体深处，那里已经湿透了，孽根抽插在融着滑腻香甜脂膏的甬道里十分舒爽。而承受这一切的荀彧只觉得腰以下是难以忍受的酸胀，像被一根棍子反复地搅拌着。交合处大量的淫水流淌下来，滴滴嗒嗒地将被褥湿成斑斑点点。咕滋咕滋的水声令董卓愈发精神抖擞，他像那水轮一样不知疲倦地挺动着。

突然，荀彧亢奋地呻吟了一声，非常短暂急促，一声过马上紧闭着嘴再无声。紧接着董卓便知道了缘故，他朝着某一点不断地摩擦来回出出进进，果真让荀彧的肉穴急速的收缩起来。

董卓感到自己不仅被这湿湿软软的甬道包裹住了，还死死地绞在里面，一股快意的激流从下至上地窜上脑门。他忍不住抖了抖前头那根阳具，继续毫不留情地发动猛击，前前后后来了几百下，屁股摇摇摆摆地收缩着开始往里灌阳精。

荀彧虚张着嘴却一声也叫不出来，肠胃里一阵恶心，直接干吐起来。

董卓射了有好一阵，对荀彧激烈的反应也不恼，反正现在这个小儿趴地的姿势又吐不到自己人上。他射完后没舍得拔出来，揉弄着荀彧的结实的臀部道，一次哪够，射一次你就吐一次，岂不是要把血都吐出来了？他这么想，也顺便这么说了。

荀彧瞪着眼睛一脸的匪夷所思，董卓笑嘻嘻地取来被子一角替荀彧擦擦嘴角，擦过之后又把整条被子扔在地上，拍拍手命人过来换一套新的床褥以及备水洗漱。董卓对着这张惊怔的漂亮脸蛋非常有耐心，还特别安慰道，没关系，脏了就扔了，再换一条便是。

荀彧低头闷声冷笑，这话听着真是格外刺耳，偏只有董卓自我感觉良好。

荀彧躺在床榻上像死了一般任人摆布，相国府里的奴婢们见过不少美丽的女人或者妖娆的伶僮，可从未见过一个男人躺在相国的卧榻中。伶僮怎么敢称自己像男人，个个妆扮得娇甜可人。

夜渐深，董卓觉得不能辜负光阴于是继续压着荀彧耕耘。他发现荀彧跟以往的那些掳来的人都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他也说不清楚，就是这么翻来覆去地操弄着，把这个人从头到脚都沾上自己的味道，后穴里灌的阳精多得溢出来，还是感觉不真实。荀彧像一团天边的白云，你望得见却够不到，抓住了又是虚空的。

第二日，荀彧醒来已经是下午了。他支起身子想下榻走动走动，发现全身还是光溜溜的，幸而身体倒是干净的，房内所有一切都是新换的，没有董卓的气息。董卓的气息留在了他的身体里，思及此，荀彧又想吐了，呕了几声发现腹内空空，他又倒回了榻中。

房门突然开了，有奴婢听见了动静过来看看，见荀彧醒了欢天喜地地端茶送水，各种饭食一道道地摆在榻前案几上。荀彧不打算用绝食来为难自己或者为难这群奴婢，除非他真的不想活了。

何况死在董卓的床上，真不是一件悲壮可泣的事。

荀彧道，我要更衣。

几个奴婢面面相觑回道，相国晚间就过来了。

荀彧闭眼躺在榻上，后悔之前应该为难一下这帮奴婢的。幸好还是有个机灵的小僮将衣服摆到荀彧面前，荀彧抬眸多看了两眼，是个老实敦厚的模样。

晚间，董卓果然又来了。

猴急地爬上荀彧的身体，左亲亲右舔舔兴奋得不得了。他本来以为荀彧会耍脾气，不肯吃饭不肯喝药，结果什么事都没发生。这说明什么？董卓脑子没有转过来。

荀彧推开董卓，面无表情地问，相国想扣留我多久？

董卓又贴上去亲，说想长长久久。

荀彧无声地笑了，吐了两个字出来，做梦。

然后董卓就这么被吓住了。不是被这两个字吓住的，而是荀彧磨尖了一根筷子正抵在他的咽喉处。荀彧说，相国现在最好听我的，赶紧让人备马过来。

董卓忙说好好好，他立马就怂了，谁不怕死呢。

可没过多久，荀彧发现不对劲了。他的手脚发虚，看着董卓有点犯晕。

董卓嘿嘿笑了，犯晕就对了，那饭菜和药里都掺了点别的东西，算算时间正好。他本来就不光明磊落，也不信荀彧会对自己服软。董卓轻松地就反制住了荀彧，慢慢将他放倒在榻上，一边拉开腿一边顶进去，那处被药性折磨得水汪汪的洞穴贪婪吸入一切。

董卓迷恋上了这种感觉，这之后的半个月里，他完全令自己放纵在这种感觉里，一次比一次生猛。他用牙齿轻轻啃咬着荀彧大腿内侧最敏感柔嫩的肌肤，引来荀彧一阵阵地颤动。董卓用手指弹弹荀彧挺立起来的这根东西说，你看，现在都不需要药你就能找到快感了，可见节操这种东西最没什么用。

荀彧呜咽着已经说不出话来，这半个月的被迫纵欲已经快把他的体力逼到绝境。他的手被反绑着，眼睛绑了根黑色缎带，发丝散落遮掩了面容。董卓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说今天玩点不一样的好不好。他听得云里雾里的，完全没有力气思考怎么个不一样，横竖由不得他选择。

董卓捧起荀彧的脸，尽管半张脸都被挡了，可没挡住的挺秀鼻尖，湿软的红唇，以及勾人的下巴，都令人血脉偾张。董卓的呼吸越来越粗重，咽了一口口水后，他目光里涌入了一股子恶意，托起荀彧的下巴一捏将自己胀大勃起的阳具塞入口中抽插起来。这不是第一次，但董卓每一次都很亢奋。

荀彧吐不出来又被人卡着下巴咬不下去，下面的欲壑难填，忽然他惊恐地发现多了一双手在摸他的屁股。然后他听到了吕布的声音在叫，义父，他是谁？

董卓不耐烦地骂了一句，你上不上，不上就滚。

吕布瞧不出这人是谁，是何模样，但光看到这人身上深深浅浅的情欲印迹就已经着了魔，又听到那断断续续的喘息吟呻声瞬间硬了，他从未想过一具男人的躯体也能如此有吸引力，于是掰开荀彧那泛着绯红色的圆润臀片猛地插了进去大力挺动起来。

荀彧已经彻底地成了董卓的玩物。

原本是独自占有，接着是与人分享，一步步地变本加厉。

在荀彧口腔本能地作出了一个吞咽的动作时，董卓的快感到达了顶点，毫无保留地在刹那间喷涌而出，最后逼着荀彧咽下去。

董卓轻哂道，你说这汉室还剩几州臣服它？他们现在都跪在我的脚下。

荀彧似是没听到，又或者是装作无知无觉。吕布抬起荀彧的腰，愈来愈来越失控地撞击插动着，不多时，荀彧又叫出了声，只是不成调子，他绷着身体哆嗦起来，茫然地挺腰迎合着吕布的节奏。下一刻，急促而凄厉地尖叫了一声，整个人像垂死的鱼剧烈弹动了一下便失去了生气。下身的白浊滴滴嗒嗒挂着，已经软了。

吕布又重重地抽动了几下，尽兴地宣泄殆尽。

相国府里的人说，董卓玩了半个月的男人不大好了，已经昏睡了两天两夜没有丁点要醒的样子。董卓已经不太防备着荀彧了，许是新鲜劲过了开始麻木。等他回过神来想再回味一下荀彧的滋味时，发现院子里的人不翼而飞了。

这是怎么回事？董卓怒了，赶紧把院子里伺候的所有人都召集起来审问。但谁也说不清原因，好端端养着病的人怎么会凭空消失了。董卓恨极干脆把满院子的人都杀了。他隐约地记起荀彧说院子那条小河很清，他还回答说这是活水接过来的。

他以为荀彧要投河自尽，所以说这河不足一人高，你就算跳下去也死不了。荀彧好像笑了笑，回了一句该死的是你又不是我，为什么我要跳下去呢。

难道这人真的顺着这小河摸出相国府了吗？

董卓盯着小河里翻转的枯叶跟着一路走，直到走出了府外。董卓想为何没有人看到一个活人摸着水道游了出去呢？真是见了鬼了。他不信这事单凭荀彧一人就能完成，院中的奴婢肯定有勾结的，可惜现在死无对证了。

荀彧跑去哪里了呢？董卓对着天空抓了抓，掌心里都是虚无的。

此刻，荀彧浑身都是水湿淋淋地躺在草堆里。他感觉有人在脱他的衣服，猛地睁眼直勾勾地迎上了一双陌生而锐利的眼睛。

我帮你擦干身，天冷湿着要着凉。眼前的这个男人语气平和，目光澄清，让人看得明明白白。

荀彧松了一口气，哑着嗓子弱声道，多谢，敢问义士名讳？

我叫曹操。

哦，曹操。荀彧重复了一句，眼角似是有笑意，久仰大名。

曹操不以为然地笑了，觉得这人定是因为自己救了他而客套客套，这四个字一说就知道对方压根不认识自己。

这就真冤枉荀彧了，他还真听说过曹操，在很早很早的时候……

## 【下篇】

曹操身上有那么一根逆骨，时不时地要发作一下。

比如他在新收到的任命书中画了一只大乌龟，然后趁着四下无人之时将任命书丢进了相国府的高墙里，借此表达他瞧不上董卓的心迹。但此事干得确实太冲动了，等曹操冷静下来后意识到雒阳决计是待不住了，并且还得趁董卓雷霆震怒之前逃之夭夭。正当他准备转身跑路时，看到了相国府外的小河里飘来一团模模糊糊的东西，出于那根逆骨的好奇心，他还是凑近多看了两眼。

结果脑子一热，冲动地救了这一个溺水的男人——苍白而虚弱，却又有极为强烈的求生欲望。那河连着相国府，这身份不明的男人又是从相国府方向飘来的，曹操的本能在提醒他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麻烦事。幸而，逆骨又发作了一下。反正都得罪了，不差再多一件。

曹操的心态一向挺乐观。

最初他只是顺便救个人，若是救活了那皆大欢喜各自安好，并未有什么图人报恩的想法，也不曾有留姓名的打算，就算这男人问起来客套话随便糊弄一下便是了。事实上，这男人的确无甚新意地客套问了一句曹操名讳，而曹操明知是客套却还是不受控制地如实回答了，糊弄的念头早被掐灭在不知名的角落里。然后这男人似乎笑了，明明神色没什么变化而那笑却在眼波流转间透露出来，令人移不开目光。

曹操清楚自己内心的欢欣雀跃，他突然庆幸自己说了实话，突然生出了更多别样的期待。

荀彧刚从噩梦中挣脱出来，又在泅水时受了凉，换了衣服恹恹地躺在稻草堆里。虽然荀爽和荀攸皆在雒阳城里，但是他不敢轻易找上门去，暴怒之下的董卓不可能不派人盯着这两处的动静，奔过去求救既是自投罗网，更是不必要的牵连。他缩了缩身体，柴房是几块木条随便搭的，处处漏风，寒风轻而易举地从四面八方灌进来，刮得人牙关打颤。

曹操走过来仔细地把一件厚厚的夹衣裹到荀彧身上，并解释道，这柴房是我私闯的，烧柴取暖有了火光就被人发现了。你现在一身伤也走不动路，先在这里歇一晚上吧。说完，他把包袱往草堆上一扔在荀彧身旁躺下来，并抓了一把稻草盖在身上凑合取暖。

荀彧拢了拢夹衣，手指抚过内里还能感到一丝暖意，这应该是曹操把自己的御寒之衣给了自己。他轻声说了句话，我叫荀彧。

荀彧。曹操默念了一遍，他知道是谁，每一次念这名字的时候他都在想会是怎样一位人物呢？明明他去过颍川，明明荀彧来到了雒阳，但他们两个却都没有好好照个面互相认识一下。

忽的，他觉察到荀彧正在不动声色地打量自己。为了这场期待已久的注视持续得更漫长一点，他决定保持这个睡姿不动。

半晌，那如发丝撩拨在颈侧的目光消失了，曹操这才放松了身体并试着问道，你是怎么掉到河里去的？

荀彧脸上终于有了一丝难言之隐的痛楚，曹操尽管看不到但能感知到这一刻无声的窘迫。

今夜月色幽晦，不走近点根本瞧不清脸。荀彧在换湿衣的过程中，曹操默默转了身去。虽说都是男人，不存在捡什么便宜的道德风险，但你穿着他光着怪不好意思的，只是余光有意无意间还是不小心瞄到了荀彧白得发亮的优美背脊令曹操失了神。

曹操想，月光照在霜雪上的那层清冷而朦胧的光晕，便是眼前的景色了吧。

耳边似传来有一阵没一阵的若有似无的细碎摩擦声。曹操听着有种说不出的古怪，转头问道，你怎么了？

晦暗的光线中，荀彧额间散落的几缕青丝湿漉漉地贴在嫣红的腮边，紧闭的双唇间隙里渗着极艳的血丝，一滴水珠顺着下巴滑落于地，瞬间洇开了一朵花。曹操盯着荀彧脸上病态的潮红，太阳穴突突地抽着，脑中闪过了无数旖旎而罪恶的意淫，好在他尚有几分克制。

荀彧和曹操就这么互相僵硬地对视着，彼此间呼出的炙热气息在纠缠的那一瞬迅速冷却。曹操缓慢而不迟疑地伸出手，而荀彧把头一别，堪堪避开，他痛苦地抬起胳膊捂住脸，几近哀求道，让我一个人呆一会。

曹操发问，你被人下了什么药？

荀彧虚弱地喘息，脸全藏在胳膊后让人摸不清是怎么个情况。

突然，曹操大叫一声，发狠攥住荀彧的头发往后用力一扯，另一只手往裤子里探直到握住一根出挺立坚硬的东西，只轻微地触碰了一下那根东西像是逢了甘露似的翘起了头。曹操见之对荀彧哄诱道，这种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先把嘴松开。

荀彧喉咙口似乎咕噜了一声，但依旧死死咬着自己的胳膊没有一丝松动的样子。

眼见着这荀彧是要从自己胳膊上咬块肉下来，曹操不急反而极细微地笑了笑，颇有把握地说道，你若不松口，我只能想想别的办法了。这话里头有一种奇特的蛊惑意味，令荀彧稍稍分了神。

曹操的手轻柔地来回顺抚荀彧的发丝，慢慢地开始往下滑碰到那瘦可见骨的脊背，再往下……他的呼吸先乱了。他微抬眼眸，再次确定荀彧还是自暴自弃般地咬着胳膊来抵御一阵又一阵的情潮，便稳了稳心神，专心在荀彧腿间的敏感处到处撩拨。

荀彧果不其然地剧烈挣扎，曹操若手劲小点就让他给挣出去了，好在他一直时不时地带军打仗，那一身的本事不是白练的，一手摁着荀彧的脑袋牢牢控制住，一手捏住了那一颤一颤的龟头来回摩弄，铃口被指甲挑逗刮擦，欢乐地吐出晶莹的液体，湿得满手黏糊。

曹操故意往荀彧耳边吹气，牙齿轻轻地咬了一口泛红的耳垂，激得荀彧呜咽一声张开了口。曹操趁机把偷偷解下来的腰带勒在荀彧口间，这般荀彧便不能再乱咬伤自己了。

荀彧半阖着眼，口唇微张，含含糊糊地说了些断不成章的字句，曹操听不清却能猜到无非是一个个连成片的“滚”字。曹操无辜问，你还忍得住么？事已至此，荀彧除了努力瞪着曹操看看能不能瞪下一块肉来之外别无选择，许是认命了这种境况，他挣扎渐息，这一息全身都酥软下来，任由曹操套弄出精。

这时候，看着像是荀彧被动地遭人亵玩，其实最不好受的是曹操，劳心劳力不能吃一口也就罢了，还讨不到好。荀彧发泄后安静了不少，只是脸上那不正常的潮红并未褪去，略微清醒过来的他终于有精神对付一下曹操，只是没来得及开口发现有个不安份的东西硬邦邦地一顶一顶自己的臀股。他神色难堪地瞟了一眼曹操，曹操毫无羞愧之意地回视，仿佛在说我这东西闹事可都是被你带坏的，你要对我负责。

荀彧闭上眼睛装没看见，但也没有阻止的意思，这无疑给了曹操几分鼓舞，他试着问，我真进来了？你要是说句不愿意，那我决不勉强。

荀彧猛然回头，口齿不清地吐出几个音。曹操以为荀彧生气了，原本热情高涨的念头冷了冷。荀彧挣出被反制的双手，把嘴里的布条解了，略感羞耻地瞧了两眼曹操腿间顶起的地方，心一横隔着衣料摸了两下。

曹操被浇熄的念头重新燃起火光，遂得寸进尺道，不够呢，再来两下。

荀彧眼梢一斜似是笑了笑，又伸指捻了一下曹操那湿润的前端，哑声说道，这可是你说的，那便来吧。语调的高高低低中有几分别有用意的勾引意思，而这勾引又是如此坦荡荡，好像是挖了一火坑朝你一指，我就在里面候着，你跳不跳？

跳不跳？



曹操想这种温柔坑纵是粉身碎骨也要跳一回试试。但他看着荀彧胯下的那根又慢慢立起来了，脸上红通通的热，而身上摸起来却沁人的凉，十分古怪，不禁深吸了一口气，把心里的疑虑抛了出来，你身上的药性也太厉害了……

荀彧忍着欲望折磨，嘶哑地解释道，西域传过来的方子，在相国府吃了一个月，什么罪都受过了。不太走运的是，前两日病刚养好，相府里的奴婢又把药送过来了。幸好逃出来的时候呛水吐掉了不少，之后又遇见了你……

把这种骇人听闻的遭遇说得那么平静，光这份心性令曹操肃目而敬，于是惭愧道，是不该起那些有的没的龌龊念头。

荀彧轻轻笑出了声，一边解开曹操的裤头，一边将手伸进去抚捏，这药发作的时候神志都不清醒，五内俱焚，只有怎么泄出来的念头，哪里还顾得上有的没的，其实想开点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他嘴上说得不值一提，但眉宇间隐匿的恨意多少还是漏了些出来。

曹操忽的摀止了荀彧的手，挺着腰板认真道，董卓那颗项上人头，我定要将他砍下来。

荀彧眼皮子都未抬，不知是听进去了还是当成过耳风了，只是说话一喘一喘的，董卓暴虐已甚，必不得善终，恨他的人那么多，你真要砍怕是要动作快点才赶得上。

曹操被荀彧有意无意地奚落了一句也不恼，他连董卓的身都近不了，还砍那项上人头，简直痴人说梦了。也是这个时候，曹操开始盘算着要怎么回老家招兵买马搞一番事业出来。荀彧衣襟大敞，风一吹，冷得打了个寒颤，曹操回过神赶紧把自己的热胸膛贴过去，那脱了一半的裤子早被踢到小脚肚上了。

荀彧仰躺着不动，双手环着曹操的脖子，才清明半刻的意识又慢慢混沌起来，身前阳物已然湿成了一片。曹操摸到两股间试着先伸两根手指进去让荀彧适应适应，而荀彧略一犹豫后却开口道，直接进来吧。

曹操一愣，有些踌躇，待真的一摇一摆顶进去了才知道那里面已经湿透了，浅浅抽插两下即顺滑无阻。许是因为进来了，荀彧不知是满足还是解脱般地叹息了一声，搂住曹操脖子的手用了几分力，像是在催促什么似的。曹操低低笑起来，急什么，药性要慢慢解才不伤身。

荀彧红着脸踢了一下曹操，曹操赶紧勇猛地来回挺动了十来下，一下比一下骤急，惹得荀彧气息大乱，不由自主地抬腰迎合。曹操感受着身下之人咬得他那物件愈来愈紧便知这是撞对点子了，又挥鞭继续快速度。

两个人的喘息声混杂在了一起，又碍着落脚处是旁人家的柴房，故不敢真放浪形骸地呻吟，双双压着声在草堆里上下，只是他们的动静一大那稻草摩擦声在静谧无声的寒夜中出奇得刺耳，怕引来人一探究竟，不得不放缓放轻动作。但这种事愈是柔情绵长愈是折磨人情欲难消，不知餍足。

等曹操再一次吐精的时候，他终于理解了荀彧一开始似笑非笑的提醒——这可是你说的。原先以为只是挑衅和诱惑，没想到是真的会榨干精力啊。曹操一动不动地趴在荀彧背上喘息，只是胯间那物什迟迟不肯退出来。

荀彧亦是筋疲力尽，身体里那点残留的药在曹操一次又一次的挺动中宣泄出去了，不过嘴上故意逞能道，你不行了么，不行了便快些退出去。

曹操被噎得傻眼了，半晌说不出句狠话来，因为实在干不动了，于是自暴自弃般地抱

住荀彧闭眼睡觉。

两个人相拥着取暖挨过了一个寒冬的夜晚，他们的梦里尽是雒阳城那金砖红墙之外的风风雨雨。

第二日，荀彧是被震醒的。

他浑身上下又酸又痛，偏偏躺在了一辆没有车顶的小马车上，也不能叫马车，因为曹操坐在前面驾驭的是一头尾巴秃了一半的老骡子。也难为曹操能弄到这么辆有年岁的破车，让他从未如此狼狈地坐着，震得他骨头都麻木了。他小心地挪了一下姿势，欣慰的是身上的衣服换了干净的，胳膊上咬破的伤口被精心处理包扎过了。荀彧摸着这一圈绷带，盯着曹操宽厚的背出神。

曹操在前头御马驾车，听到身后有了窸窸窣窣的动静问道，醒了么，饿不饿，边上包袱里有点干粮先解解饥吧。

荀彧乏力得很，又被车马颠得反胃，有气无力回道，不了，我没什么胃口。又道，先停车。

什么？曹操觉得奇怪，你是要小解么？

结果荀彧停的理由是，路边腊梅开得好，我想停下来看看。

曹操觉得这理由太敷衍了，可荀彧一本正经的样子让他不得不停下来。反正已经逃出了雒阳，头顶太阳又那么好，权当陪人散散心吧。

停了车，奇怪的是两个人谁都没有下车，气氛突然变得尴尬。

倒不是一言不合有了间隙，实在是两个人同时意识到自己腿软，不扶着点什么借借力那就是摔得狗啃泥，但谁都不想因为不可明说的原因示弱，生怕被对取笑了去。

沉默了半日，荀彧觉得自己占点道德高地的便宜，便说道，你扶我一把，我腰疼。

曹操心里哼哼，什么腰疼，不就是屁股疼么。该腰疼的是老子才对。

荀彧瞪着曹操无声质问道，你在念叨些什么粗鄙的想法？

视线交锋间，曹操顿时气焰就熄了，勉力挪下车扶着荀彧起来。明明昨晚是他睡了荀彧，把捣弄得上气不接下气，怎么今天给人的错觉反倒是他成了人小媳妇似的被唤来唤去做事，就差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抓着袖子哭你睡了我可要给个名份呐。不知道荀彧收不收男人，器大活好业务能力强，带兵打仗谋略高，曹操越想越觉得自己厉害，欠缺的仅仅是一点兵马一点粮草以及一个才貌双全的军师。

曹操觉得他要求不高，跟荀彧差不多的就行了。

荀彧拖着腿走走停停，终于找到了一块阳光地，有一块光洁干净的鸭蛋圆石头。荀彧掬了一捧雪团成了一雪球，往上插了一支腊梅放在石头上，然后跪下拜了三拜。

曹操问，你这是在做什么，为何人设祭？

荀彧答道，相国府里伺候的奴婢里，其中有一位善意地帮了我一把，我才能顺利逃府外。我凭空消失了，董卓知道后恐怕那院子里的奴婢一个都不会放过。他说他是颍川人

士，家毁在黄巾之乱，不得已卖身到雒阳求口饭吃。等回了家，我再正式立为他立个碑吧。

听荀彧说完，曹操也一同跪下拜了拜。

曹操望着荀彧，我打算回老家招义兵讨伐董卓，你要不要.....

荀彧打断了曹操的话，风掠过梅枝，吹来阵阵暗香。此情此景，曹操眼睛中的神采却渐渐黯了。他差点就指着荀彧鼻子怨恨了，明明昨晚上是他拔的屁，怎么偏偏无情的是眼前这人！

这股怨气萦绕在心头一直到初平二年，荀彧突然从冀州跑来了兖州，还问他当初说缺一个才貌双全的军师这话还算数么？

算数，不管多少年都算数！曹操高兴地摸着荀彧的手不放，嘴里子房子房地胡乱叫，惹得荀彧骂也不是不骂也不是，没见过这么脸皮厚的人，将他比张良，你曹操岂不成刘邦了？

往后几日，夏侯惇纳闷了，不是说来了个才貌双全的王佐军师吗，怎么不赶紧拉出来溜溜，藏着掖着的还以为娶了一房媳妇呢！

然后怎么样了呢？

曹操和荀彧一同迎来了他们光彩夺目的建安时代。

【完】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